

安徽省长篇精品工程入选小说

奔腾的淮河正在侵蚀着沿岸，
像一条巨大的长虫盘旋在亘古不变的万里平原上，
埋首向前，日夜不息……

滚滚淮河

赵丰超 著

淮河湾，山河尖，往事滚滚
一本书，几代人，沧桑变幻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滚滚淮河

赵丰超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滚滚淮河 / 赵丰超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17. 4

ISBN 978-7-5190-2677-6

I. ①滚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78814 号

滚滚淮河

作 者: 赵丰超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朱彦玲

责任编辑: 刘 旭

封面设计: 中北传媒

复 审 人: 王 军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85923043 (咨询) 85923000 (编务) 8592302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85923000 (总编室), 010-85923020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 liux@clapnet.cn

印 刷: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 × 1000

1/16

字 数: 200 千字

印 张: 16

版 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2677-6

定 价: 48.00 元

献给我的母亲

目 录

第
一
卷

.....
1

第
二
卷

.....
91

第
三
卷

.....
191

第一卷

暮靄侵吞大地，光明正在消殒。平川沉睡在雪被之下，仿佛初生的嬰兒，重又回到了洪荒。奔騰的淮河正在侵蝕着沿岸，像一條巨大的長蟲盤旋在亘古不變的萬里平原上，埋首向前，日夜不息……

暮霭侵吞大地，光明正在消陨。平川沉睡在雪被之下，仿佛初生的婴儿，重又回到了洪荒。奔腾的淮河正在侵蚀着沿岸，像一条巨大的长虫盘旋在亘古不变的万里平原上，埋首向前，日夜不息。沿岸被河流洗蚀出的陡峭土崖上屹立着一片被白雪覆盖的杨树林，树林中的村落已经沉睡。这便是山河尖，一个历史久远的村子。村里人都姓赵，据说是几百年前从山东迁居到淮河湾，他们最初定居在老龙窝，靠着一口老井繁衍开来，后来因为种种变故才迁居到山河尖来。

夜渐渐深了，四围一片宁静。此时，只有河堤下的栗树林里偶尔传出三三两两的孩童笑语，在静寂的黑夜中，此起彼落，悠远绵长……而黑暗包围着一切，只有村落尽头一间低矮的土屋中仍闪烁着一簇火光。野够了的孩子们陆续回来了，涌进这片火的光热中，拍打着身上的雪，他们沉浸在孩提的欢乐里，完全忘记了寒冷，靠近火盆这才发现全身近乎湿透了。老人们红铜一样的脸在火光里又厚又重，活像披着斑驳铜锈的雕塑，焦黄的手指夹着纸烟，烟丝燃烧时发出微弱的噼啪声，显得夜更静了。孩子们把一个个红薯投进火盆里，用燃烧着的

木棍不时地挑拨着火焰，他们要把红薯烧透，然后在醇香中等着老人们的故事。

赵同是老人中年龄最大的，他活了七八十岁，像一本书，记录着淮河湾的兴衰变化，足可讲述百年的故事。孩子们都围在他身边，啃着散发出热气和香味的红薯，竖起耳朵听着。赵同把自己已经残废的双腿挪到火盆边，便娓娓地讲起他儿时的故事来……

赵同至今也没有忘记追赶白帆的那个下午。大人们都在忙着手里的活计，一股烤青豆的香味从远处的溪边飘来，夹杂着孩子们的笑语，愈发让人向往。他们穿着满是补丁的单褂，有的还穿着开裆的裤子，年幼的干脆连裤子也没穿。他们的口袋里塞满了带壳的青豆，围坐成一圈，无所谓干净或不干净，直吃到满腮都是豆壳因烧焦而残留的炭灰，黑乎乎的，倒像是唱社戏的大花脸。这时突然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大船桅，大船桅。”所有的孩子便如一阵风似的向河边跑去。河里是一片令人炫目的白，又有一大群商船打这里经过。

赵同总是跑在孩子们的后面，该死的腿疼始终纠缠着他，啃噬着他的骨头，给他套上一具无形的枷锁，剥夺了他童年的欢乐。可是也正因如此，他反而成了村子里最长寿的人。那时，孩子们追着商船都跑了，只剩赵同一个人站在河堤上，他看着远去的白帆、光屁股的纤夫，还有风一样远去的小伙伴，嘴角虽挂着笑心里却一阵落寞，从那时开始，他就记下了这些故事。

夕阳铺洒在河面上，染红了河滩、水面、商船，那二三十条挂着高帆的木船，安静地趴在河面上，缓缓蠕动着。它们的倒影因为些微的水波而颤抖着，像一点点金子，撒欢似的跃动着，显摆着。孩子们总在想，是不是像大人说的那样，挂着高大船桅的商船上都住着像画里一样的仙女，只要上船就可以走南闯北，享一辈子福。虽然他们见过许多船，自己也有船，可是那些都是乌篷小船，更没有船桅，山河尖

人从来都没有上过挂着白帆的大船。他们对大船知之甚少，却又无比向往，直到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，大家才对白帆船有了一点了解——可惜从那之后孩子们再也不相信大人们骗人的鬼话了，白帆船里不但没有仙女，还藏着噩梦呢。

那么多年来，白帆船第一次靠岸停了下来。因为将近深夜天色很暗，全村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，更没有人围拢观看，直到第二天中午大家才知道这件事。

那晚，不知来自哪儿的一伙强人洗劫了山河尖的三兄弟家，白帆船就是强人带来的。三兄弟家在山河尖算不上富裕，除了人口多，并无一点特别。老大赵长看、老二赵永瞧、老三赵远望就是所谓的三兄弟，他们还有六个姐妹，一共兄妹九人，再加上他们的老母亲，就组成了一个十口之家。强人的恶行是令人发指的。那晚，十三岁的老三赵远望也被打伤，家里仅有的一包清朝铜钱被提走，据说里面还有几块很值钱的银元宝。此外一头黄牛被牵走，还有一口过喜事时出借的大锅也被抬走了。赵远望母亲的讲述则更让人愤慨，她说那伙强人随意地揭掉了一张门神像，把供奉先祖的灵位推倒在地，又用铁锹在院子里挖了四个一人多深的洞，整个院子被翻得一片狼藉，最后却把一块白色的帆布留了下来。全村人听了这件事都把牙咬得嘎嘣响，对这种恶行表示痛心疾首，抢走一点钱财也就罢了，怎么可以推倒人家的祖宗牌位呢？而孩子们听了这件事，就再也没有追过河里的白帆，也不再相信大人們的鬼话了。

对于这种恶行，三兄弟是不会就此罢休的。当天晚上老大赵长看就跑到曾窝子，借了一匹骡子，加上自家的那匹，就有了两匹骡子。老大赵长看、老二赵永瞧，还有他们的堂兄赵想、赵记，四个人摸黑下了河，骡子在漆黑的河面上喷着涎沫，发出一阵阵激励人心的闷鸣。到了河对面，他们两人一骑，顺着淮河向关叉湖方向飞奔而去。他们

带了砍柴刀，还有两把菜刀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们还约了其他整整十个人，在河对岸的树林里接应，这十人也都带着刀游过了河……

大人们把孩子哄睡之后就聚集起来讨论这件事情，他们围在柴草垛旁边，一直等到东天放亮，这才看见河里影影绰绰有人回来。还是十四个人，然而却只剩下一匹骡子。

“长看在后面，马上就回来了。”老二赵永瞧跳下骡子就气喘吁吁地说。

“这是谁？”大人们指着骡子背上横放着的一个人问。

“他就是那个推倒牌位的强人，被长看抓住了。”

这时，另一匹骡子在灰蒙蒙的曙光里从河对岸游了过来，在晨起的薄雾中甩着湿透的鬃毛，棕红色的身体渐渐清晰起来。这匹骡子很健硕，奔跑起来撒蹄如飞，它的迅猛足以冲破晨雾，可是这会儿，它却很孤单。所有人都盯着那匹骡子——只有骡子，却没有赵长看的影子。骡子上岸之后，直接跑到赵长看家门口，把头一低呼呼喘着气，继续喷着涎沫，就再也不动了，连耳朵也耷拉下来，好像做错了什么不可原谅的事情。大家发现在骡子的缰绳上，牢牢系着一只手，也只有一只手，生鲜的，还在滴着温热的血。那只手里还紧抓着一块撕破的白帆布，已经被血染红了大半。那是赵长看的手，赵远望是他的亲弟弟，当然认得。赵远望费了很大力气，累得龇牙咧嘴才把那只手掰下来。大家看着那只生鲜的手，纷纷摇头，有的连看也不敢看，而那匹骡子却始终没有动一下。

天亮之后，老少爷们都在村西头的树林里集合了起来。那个曾经推倒别人牌位的强人被倒吊着，两条腿都拴上绳子分别系在两棵合抱粗的大树上，两只手无力地耷拉在地上，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。十六岁的赵永瞧握着一根碗口般粗细的棒子，极其认真地从二十米外开始助跑，在离强人只有两三米的地方突然跳起来，棒子便狠狠地落在强

人的裆部。他的双臂因为过度用力而青筋暴露，头上脸上都披着汗，谁都看得出来，他连吃奶的力气都用光了，就这样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助跑和跳跃的动作。昏迷的强人又苏醒过来，苏醒的强人又昏迷过去……

后来强人的尸体被系上三块大石头，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，被抛进了滚滚的淮河，这件事就算结束了。

三天之后，是赵长看出殡的日子。三兄弟家虽然贫穷，赵长看的葬礼却并不草率。主持葬礼的阴阳先生是从远村请来的孙瞎子，他见过太多出殡场面，所以一切工作都驾轻就熟，从扎招魂幡，到送汤烧蒲草，半天工夫就完成了。按照山河尖的规矩，人死之后，他的尸身要在自家的堂屋里放满三天，才能下地入葬。这个规矩很严，哪怕没有尸身，只是一只手也不例外。赵长看的母亲说，就算只有一只手，也要给他穿上衣裳，让他整整齐齐地走。所以她连夜缝制了一个精致的手套，她给那只已经不再生鲜的手套上手套，将其放进一个大棺材里，简单说了声：“盖上吧。”随后拿起拐杖坐在棺材前，任凭孙瞎子在棺材周围念念有词，整个过程中，这位年迈的母亲竟连一滴眼泪也没流，谁也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。

之后孙瞎子便领着一队人离开赵长看家，到老龙窝去选择墓地开始掘墓。孙瞎子拿着罗盘挑来选去，终于在一个黑乎乎的田鼠洞前停了下来。他说：“据我看，这块地就是老龙窝的地脉了。”他指着那个田鼠洞对同行的人说，“别看这个小洞不起眼，这可不是一般的洞，它占据龙首，直指龙尾，是千年难得的龙脉，看来老龙滩上，淮河流域里要出大人物啊。”跟随他的人都听得晕晕乎乎，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只是问：“可以挖了吗？”孙瞎子却说：“等等，我来探探这个大人物多长时间才能出现。”说完他把手里的罗盘交给身后的人，伸出一条腿探进了黑乎乎的田鼠洞。刚刚伸到大腿根的时候，便已

经到了底，可是孙瞎子眯了眯眼睛说：“果不出我所料，全在龙脉上了，你们开挖吧。”说完孙瞎子就回到赵长看家，挑起高耸过树杪的招魂幡，大喊一声“走起”，出殡的队伍便缓缓离开了山河尖，一路向老龙窝进发。按照规矩，山河尖人都是没出五服的血亲，任何一家有了红白喜事，全村人都要到场，特别是丧事，所有的女人全都披麻戴孝去送葬。她们在棺材后面排成了长队，一听孙瞎子的喊声，便像得了圣旨一样齐声哭了起来。

全村人几乎都跟随送葬的队伍去了老龙窝，赵长看母亲和她的哑巴女儿却没去。这位年迈的母亲仍然坐在家门口，她灰白色的两鬓有些凌乱，散落的几绺头发飘在额前，不时挠着她的眼睛。哑巴女儿就站在她身后，一动不动。她说，这是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不吉利，哑巴也不会哭，就别去了吧。她老了，虽然她内心里不情愿，但她还是拿当年赵长看父亲出殡的情景跟今天的情景做了比较。其实不止赵长看母亲一人，全村人都做了比较，区别也很明显。一是当年棺材里装着一个人，现在却只装了一只手；二是送葬的人比当年多，葬礼比当年排场。当年连孙瞎子这个阴阳仙都没有请，确切地说是根本请不起。

许久之后，赵长看母亲起身走进屋里，拿来一把梳子，把哑巴女儿拉到身前，让她蹲在自己怀里，然后拿着梳子把她的两个大辫子重新梳了一遍。她一根根地梳，太认真了，仿佛细数着自己所剩不多的年岁。

秋天了，老鸱在屋前屋后叫个不停，天空一点云也没有，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得很远。她们母女两个就蹲在土屋的门口，静静地等着，等着死去的人入土，也等着活着的人归来……

二

事情总算过去了，山河尖与强人之间从此结下了梁子，一直持续了很多年。可是事情的真相并非那么简单，几天后赵永瞧经过多方打听，才知道这原本是个误会。那帮强人真正要抢的根本就不是三兄弟家，而是村里最有钱的赵国栋家。只因强人记错了地方，才使三兄弟家白白搭上了一头牛、一袋铜钱、一口大锅、一张门神像，还有赵长看的一条命。

赵国栋有钱是人人知晓的，不过真正知道内情的人还要数赵明。山河尖经过多年的发展，形成了一条十字街，十字街的最南端紧挨着淮河，赵明就住在那儿，离淮河只隔着一条长堤。赵明在淮河上做了三十年的艄公和渔民，发洪水时，曾为了追回一根毛竹游了二十里水路。山河尖只有他一家人常年住在河边上，日夜渡人打鱼，从不间断。据赵明回忆，有一次赵国栋在河边散步，曾见到一块金子，在沙石里非常耀眼，可是站在旁边的赵明却没有看到。赵国栋说：“这就是命，命里有时，睁眼就能看到；命里无时，虽然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。”赵国栋一脚把金子踢进了河里，赵明眼都直了：“金子啊，那是金子啊，怎么一脚踢进了河里？”赵国栋却说：“精屁股的东西，去，穿了衣服再来见我。”

第二天赵明收网的时候，意外地抓到了一条六十多斤的鲤鱼，这还是他第一次抓到这么大的鱼。收网时，鲤鱼一个劲儿地挣扎，竟把崭新的渔网挣出好几个洞。酒盅般大小的锦鳞被刮落下来，在河水里翻腾着，看着喜人。赵明花了很大力气，才把鲤鱼合身抱进了船舱。他兴冲冲地赶到十字街中间的小集市上，卖力地叫喊着。山河尖人都围拢过来，里三层外三层，铁桶一般。然而却没有一个人问价，他们不过是看

看热闹罢了。这么大的鱼，普通人家哪里买得起？日近中午时，鲤鱼都奄奄一息了，也没有卖出去。按照惯例他只好给赵国栋送去，除了他家还有谁吃得起这样的大鱼？赵明推着独轮车，顺着十字街一直向东，就到了赵国栋家。在赵家大院子里，佣人当着赵明的面把鱼杀了，在鲤鱼的肚子里取出来一大块金子，和头天在河边见到的一模一样，赵明的眼又直了。赵国栋端着茶水坐在院子里，看都没有看就说，穿了衣服的东西还像个样子。从那之后，整个山河尖人都知道，赵国栋有钱是命里带的，谁也别想跟他比，就连强人想打他的主意也是次次失败。

赵永瞧知道内情之后，便想去赵国栋家讨个公道，强人明明是到你家打劫的，却来了我家，这一切你都要负责。可是赵永瞧母亲却不这么认为，她也不同意赵永瞧去赵国栋家讨公道。赵永瞧母亲姓曾，至于什么名字，却没人知道。村子里所有媳妇都是从曾窝子娶来的，都姓曾，都是赵曾氏，年轻的还有名字，年长的连名字也没有，只说谁谁娘大家都知道。山河尖人都说赵永瞧母亲了不起，不仅仅因为她识大体懂规矩，最重要的是她养育了九个儿女，而且个个吃得都不瘦。她以一贯的谨慎态度对赵永瞧说，强人到谁家去，都是命，谁能跟命争去？

但是赵永瞧并没有听从母亲的劝阻，他往腰里揣了一把刀，趁着天黑来到了赵国栋家。山河尖不大，共有百十户人家，按一个十字分布开，中间的十字是路，十字的南端是河，北端接着祠堂，赵永瞧家在西边，东边是一个小集市，赵国栋家就在最东边。赵国栋家的房子是村里少有的几家砖房之一，共有三层大院，两边还有两个侧院，几乎占去了半条大街，真够气派的。

赵永瞧摸到赵国栋家时，正碰上赵国栋的儿子赵恩铭刚从部队回来，整个大厅里灯火辉煌，院子里人声鼎沸，下人们都挤在门口看他们少爷的风采，而赵国栋父子则在大厅里高谈阔论。赵永瞧趴在院墙上猫了半天，也没有看出所以然，就大踏步来到前门，直接冲了进去，

反正这是讨回公道，又不是做贼，怕什么。

“赵国栋，你还我哥哥命来。”还没有进院，赵永瞧就嚷开了。大院子里所有的下人都转头看着怒目金刚般的赵永瞧，这家伙莫非发疯了吗？赵国栋和儿子赵恩铭也从大厅里走了出来，琢磨了半天似乎没有明白其中的逻辑，只好问。

“赵永瞧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你哥又不是我杀的，再说我们都是一个老赵家，我还能害你不成，即便你要报官，去找赵国梁就是了，来我这里撒什么野？”

其实赵国梁就是赵国栋的亲哥哥，赵国栋这话说得不无道理。可是赵永瞧却不管这么多规矩，指着赵国栋的鼻子就是一顿质问。

“你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强人要抢的不是我家，是你家才对。是你害了赵长看，你得给我一个说法，否则……”

“否则什么？”赵国栋又说话了，“赵永瞧啊赵永瞧，即便是强人要抢的是我家，但是我又没有参与抢劫，凭什么来找我？这是命你不知道？命里不该被抢，我敞着大门睡觉也没有强人来，命里该被抢，你拿三百把枪守着也挡不住。”

虽然赵国栋说得明白，但是赵永瞧还是不依不饶，赵恩铭就恼了，跑过来就是一巴掌，把赵永瞧打了个踉跄，他手一伸刚要拔枪，就被下人给抱住了。那时的赵恩铭已经二十三岁，还做了连长，是山河尖最有出息的人，平日里还没有人敢跟他顶嘴。

赵国栋看他儿子恼了，赶紧解劝说：“别别，恩铭不要无礼，你跟连辈分都没有的人有什么好恼的？别让人笑咱闹家窝子。”

赵永瞧却奇怪了：“什么连辈分都没有的人，你什么意思，转着弯骂人吗？”

赵国栋笑笑帮他解释：“我没有骂你的意思，我是说你的名字里面没有辈分。”

赵永瞧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在琢磨，到底为什么赵国栋家的人名都带辈分，而村里大部分人名都带动作呢？难道这还有玄机？回到自家门口，母亲就站在门边上，赵永瞧下意识摸了摸腰里的刀，低着头就往院子里进。母亲并没有喊他，可是她一眼就看到了赵永瞧腰里的刀，便说：“你大哥都没了，还不够吗，你还要折腾到什么时候？”赵永瞧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却突然想起刚才的问题，便问母亲：“为什么我们的名字都是动作，没有辈分，赵国栋家的人却都有辈分？”母亲看了看赵永瞧，沉默了一会儿说：“辈分就像钱，花完就没有了。你爷跟你爹就有辈分呢。”赵永瞧其实也听不明白，但他觉得母亲很有学问，却想不出为什么母亲会知道这么多。其实山河尖除了赵国栋等几家人，还没有人读过书呢，更不用说学问了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山河尖人的名字虽不像赵国栋家响亮，却也是有来历的。而且这些名字大多与赵永瞧的父亲赵恩钜有关，后来大家再找赵永瞧的母亲给孩子起名时，便延续了她家的风格，名字里多带动作。当初赵永瞧的母亲一连生了三个女儿，不见男丁，大家便嘲笑她是全村唯一的绝户。而且那几年赵恩钜又与赵明闹了矛盾，赵明便到处宣扬：“兄弟多了有绝户，姊妹多了有穷户，像赵恩钜这样没有兄弟的绝户，一定是上辈子干尽了坏事。”赵恩钜听了，便赌起气来，将大女儿起名叫赵笑，原因是不想被人耻笑；二女儿出生时，直接起名叫赵问男，心想下一个该是男婴了吧，却不想男婴没有盼来，倒盼来一个哑巴女儿，于是便把三女儿直接起名叫赵哑。那个时候，赵明得了一个儿子，为了与赵恩钜赌气，他为儿子起名叫赵连瞧，意思是要眼巴巴看着赵恩钜绝户下去。却不想，赵恩钜第二年就得了大儿子，赌气说你连瞧我就长看，咱们骑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瞧吧。果不其然，赵恩钜连得了三个儿子，并相继起名为永瞧、远望。从此之后，那一辈的人名里便都带了动词。